

這部大經，在第三十二品以前都是阿難當機，代表最當機的弟子；在三十二品開始，彌勒成為最當機的人物，阿難降居第二位。這也就說明，彌勒再來的時候，三會龍華裡頭，還在大說《無量壽經》。我們可以說不光是彌勒，未來的佛、一切的佛都要大說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是十方諸佛同讚，他既然讚，言行就是一致的。佛的言行還不一致嗎？讚了就要弘揚、就要說，就要勸自己的眾生往生其國，就要說這個法門。所以從這裡頭我們可以理解得到。這就是彌勒當機，怎麼囑咐彌勒，彌勒表態，如何護持這個經，這一點很重要。所以將來大家如果是幫助彌勒來度化眾生（等著彌勒來才成功的太慘了、太晚了），要是做為助手來，也都是要來弘揚這部經。

這是一個變化。而且在三十二品裡頭，以前都是什麼的？都是一上來就說到會的都是些什麼人，都是德遵普賢，佛就現瑞，阿難就發問，問了佛就答覆，放光的原因，現瑞的原因，接著要說淨土法門。就從法藏比丘，甚至要從世饒王說起，出家成為法藏比丘，如何發願，如何發成四十八願，如何成就極樂世界，如何如何莊嚴，一直到如何才能往生，彼土的大士是什麼樣的功德。彼土大士的功德讚歎到了「自然中自然相」這一段。這一段就是「一旦開達明徹」。所以修行的人都需要常常有達到這一步。當然現在在這個地球上的人，所能達到的這一步有時候遠不如，但也不是絕對不如，可以說一般說來就不像經中極樂大士所達到的，達到這樣的深度，這樣明，這樣徹，總之都是如此。所以大慧大悟十八次，小悟無數。既然稱為悟，他每一次都是如此，因為沒有這樣的經歷，就表示

你從來沒有悟過，自己要知道，那只是限於解，不是悟。

到了這個地方，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迴……善好殊無比，著於無上下，洞達無邊際」，到這裡都是讚歎大士的話。到這裡這個話是嘎然而止，這個對於極樂大士讚歎到登峰造極了，不能再加什麼，到了這一步，登峰造極了。所以話頭一轉，就面向聽會的大眾，勸大家極樂世界是如此如此，你們還不發心？極樂大士能達到這樣覺悟的境界。所以極樂世界之最殊勝者在此，因為沒有退緣，壽命無量，每個人必須要達到、會達到這一步。釋迦牟尼佛在咱們這個穢土中也表現了這一步，他在樹下靜坐，睹明星悟道說：「奇哉，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就是這一步。以這一步為究竟，在這一步之前有很多跟這差不多的、類似的，都是好的。所以到了這個地方就勸人，既然如此，彼土大士都如此，你們都要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，往生，你何必要執著於世間的事，在這繞繞，吵吵鬧鬧的，在無常裡頭煩惱憂愁？這就是面向世間的這一切眾生來勸導。下面都是如此，所以文章到這就是一個大的轉換。這一品就是「勸諭策進」，勸是勸告大家，諭是教育大家，要鞭策大家去進步，促進，要促成你的進步。佛愛眾生勝於愛子，所以苦口婆心來勸導。而前一品說，「何為著世事，繞繞憂無常」，底下就全品都是勸諭策進。

第一句話說，「世人共爭不急之務」。這一句話就把全品的內容都概括了，世界上的人都在那爭，爭什麼？爭的是些不急之務，無關緊要的事。對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大家在那爭，而且共同在那爭，世間上的人就沒有人能免的。換句話說，他爭不急之務，對於迫要的事情無人過問，可哀就在這。你去忙那些不急之務，你還有自己應當忙的事在做，但是大家不知道、不管、不過問，就是在那爭不急之務，無關緊要的，如夢如幻如泡如影的東西，拼命的、咬牙

切齒的，竭盡一切精力的在那鑽、在那求、在那摸。「於此劇惡極苦之中」，在這個劇惡極苦，劇就是很甚、很厲害。後頭經中說，「唯此五惡世間，最為劇苦」，只有咱們這個世界上，這個五惡世間是最為大苦，這個世界的人苦得很。又說「如是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譬如大火，焚燒人身」。世間人所作的就是這一切，所作的是五惡，將來所受的是五痛，來生所受的是五燒，人就像在大火中在那活燒。這個就是劇苦，劇惡、劇苦。惡是因，苦是果，因為是劇惡，所以受極苦之報。所以就是在劇惡極苦之中，「勤身營務」，營是經營，務就是事務，要勤勞其身來養活自己，要經營一些事，「以自給濟」。這就是世間人的情況，總的說起來就是如此，都在那爭不急之務。在這種劇惡極苦之中，從因上說，這個惡是非常之惡，所受之苦報猶如火在燃燒，是極苦。在這個之中幹嘛？就是身體成天在這忙，在那經營事情，在那做工作，在那奔這奔那，以自給濟，要自己能夠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。自給就是自給自足那個自給，濟是救度的意思，能夠過日子，就是說世人。

《會疏》解釋共爭不急之務，它說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緩急」，東西有本有末，事情也有緩有急。所以我也常說，我們要知道輕重緩急。事情都有，多少事在那辦，哪些事情都需要人做，也需要你自己做，但是你自己要能夠分辨得出輕重緩急，哪個是迫切的，應該先做的。你把那個不重要的事先做了，那個重要的事、馬上要做的事你耽誤了，這種人他將來必定是失敗，他不會成功的，所謂輕重緩急很重要。它打了個譬喻，比如一個人進了一個大城市，你第一件事情是幹嘛？得找個住處，你找好了住處之後，然後再出去辦工作，聯繫事務。常出差的人都有這經驗。你不能把什麼東西都帶著扛著到別的單位去聯繫工作，回頭你沒地方住也苦惱。先要找一個，這是你的急事，先要安頓住處，住宿之處，古時候叫下處，等

到天黑了，你就有住的地方，你就安頓了，就不著急了。所以「先覓安下處者」，下處什麼意思？就是你要修淨土。人生的急務就跟這個一樣，你到了這個城市，你找個旅館能夠容你，先把這個事情解決，登上記，這個像什麼？就是要修淨土。回頭到了黑天有地方住是什麼？大限到來，人早晚有這一天，你有個住的地方，因為這個時候你就生在蓮花之中，你就不落到三惡道。這個重要不重要！世間人不管這個事，把那不重要的事都看作是最重要，在那忙。所以有一天命終，我們在這個時候就忙亂不及，就把自己重要的事耽誤了。哪個事重要？反正他不幹重要的，幹那不重要的。所以這句話就把全文都說清楚了。

所以《會疏》說得好，「諸人緩於火急之事」，對於火急之事，這個火已經是燃頭之急，頭髮都著火了，這樣的事他在那從容而不過問，而且是「走不急之經營」，什麼不要緊的事，只想穿件好襯衫，鞋子刷一刷，頭上都著火了。「大命將盡」，你的命總有一天要盡的。這個現在我是非常有體會，時間就是太快了，就算我再長壽，你再給我一個七十八，也只是一剎那，真正的一剎那，奇快，奇快！因為愈老就愈知道這個快。小孩不知道，小孩盼過年，怎麼還不到過年？盼過生日，怎麼還不到？總覺得時間過得慢。大了就不一樣，老了更不一樣，這實在是快。就像現在一晃就到了暑假，學業也結束了，已經畢業了；有人在二十號畢業就走了，就是這麼快。所以這一段，這是對我們之教育，我們聽經就要如身臨其境，就等於我們自己參加了當年的這個大會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對我們說法，就是在給我們勸諭策進，這樣才親切，聽得親切你才能夠有觸動，大的就是有震動、有變化。世人就不然，他不知道重要的事，他只知道忙生活，勤身營務，以自給濟，以為這是可以常保的。

於是「尊卑、貧富、少長、男女」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不論是誰，你尊的也罷、卑的也罷，地位高的是尊，地位低的是卑；貧富，有錢的是富，沒錢的是貧；少長、男女，年輕的是少，年紀大的是長，有男、有女，就把這個說盡了。不管你地位高低，不管有錢多少，不管你歲數是大是小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反正都沒有例外，都是這樣，都是「累念積慮，為心走使」。念就是心念，就是苦心積慮，憂念重重，累念積慮就是這個意思。苦心積慮，老在發愁，老在那經營，老在那考慮，今天多賺，明天能否再多賺一點，如何能夠把他打敗，超過他、勝過他，把他那個買賣我搶過來，就是累念積慮。為心走使，為自己這個心，處心積慮就是這個心在那做主，所以你就成了心的奴隸。本來一般人都講，我就是做我心裡想的，但是智者就不是這麼看，就是你成了這個妄心、欲念心的奴隸。你本來不是它的奴隸，這麼去做就成了它的奴隸，走都為它奔走，你這個欲望的心想到哪你就奔到哪。例如你今天要到哪去購物，你聽話就去了，你就往那走，奔走。使是使喚，聽它的使喚。就為這個貪欲的心為它奔走，給它服務，聽它的使喚，這叫為心走使。所以我們處處都提醒我們。一般人都說，我為我的心去工作，正是為了自己，而不知道這個不是你自己。所以我們在這些地方上，常常要能夠深思。為心走使，為這個欲望，這個心是賊，我們認賊作子。它來奪了權，它讓真心靠邊站，它在這發號施令，它不是你自己。這個是所謂認賊作子，這是賊，你為它奔走、為它服務，但是世人不知道。就是不管你是尊卑、貧富、男女、老少，沒有一個例外，就成天在心裡頭苦思苦慮，就為這個心。不但是心在想，而且身體也在那奔波勞碌。

「無田憂田」，沒有田的人就發愁想有田。「無宅憂宅」，要是有人沒有房子，或正在賣房子，就想怎麼自己能找到更好的房子

，在那憂愁憂慮想得到房子。至於其他的，「眷屬」，有人要結婚了，要怎麼怎麼樣，有孩子，要如何如何，就是要有眷屬。要有房子，要有田地，要有家宅，要有親眷，要有財物，現在什麼幾大件，電冰箱、錄相機等等等等的，要有這些東西。這些東西是你時時想有，不過這個妙就在這，「有無同憂」，你本來是沒有，沒有你發愁想有，但是這個事就是沒完沒了的，不是說你有了就解決問題，就不憂了，有了同樣還是憂，這些東西你不管是沒有還是有，你都在那發愁。頭一個就是一天你得到一個，得到一個別人又比你強，你晚上看電視，這個要看足球賽，那個要看跳舞，這兩個人就吵起來了。像街坊他那有兩個彩色電視機，我就想有一個還嫌少一個，「思欲齊等」，就想跟這個鄰居一樣。到了外國，每間屋子都有個電視，你要再請個保姆，保姆那屋也給她弄部電視，那就是五六個、七八個，到處都有，那個汽車上也有，什麼地方也有。你欲望是無止境的，思欲齊等，你愈比愈高，沒有止境。等到你稍稍的有一點了，湊巧你運氣還不錯，碰巧了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達到的，碰巧你稍稍的有了一些，有了之後，好，你不是解決問題了嗎？「又憂非常」，又在那發愁，萬一要沒有了怎麼辦？所以有無同憂。「水火盜賊」，現在你看這個地震，這一下子就沒有了；火山爆發，外國的水災、龍捲風，多少房屋都毀了。火山爆發就是燒，屬於火。盜賊，恐怖主義、黑社會。「怨家債主」，不是這一生，還有多少生的事情，怨家債主。「焚漂劫奪」，火就是焚，水就是漂，強盜就是劫奪。有了之後怎麼樣？我又怕非常之禍。很容易，這一切一切，要碰上這些事，碰上這些所謂水火刀兵，有的東西馬上就「消散磨滅」，馬上就沒了，化為灰燼。

可是「心慳意固」，心很慳吝；意固，很頑固，捨不得。「無能縱捨」，沒有一樣能夠縱捨，給人家，都捨掉，不要了，放棄。

對於這一切，在有生命的時候就是如此，就是想要，就是想多，就常常為它擔憂害怕，怕它沒有，都是如此。那到底怎麼樣？到底你都有個命終，在你命終的時候你都得捨，你全部都得捨，沒有任何一樣東西，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跟著你的。所以在命終的時候，一切所愛的眷屬、財寶都是捨離，「獨去獨來，無能隨伴，至愛之人」，感情最好的人，我可以你死我也死，殉情，可以同時死，但是不能同處去。你要到哪去是由於你的業力因緣而決定的，不是你主觀能決定的。同時死，這兩個人同時死，死了之後所到的地方千差萬別，這一點要知道。有的人就愚蠢，以為兩個人就這麼一塊死，將來一定是在一起。這個報是千差萬別，你可以自己來選定同時間死，但是所到的去處不由你做主。所以可以同時死，不能同處去，業因不同果報就不同，去處當然各個就不同，「莫誰隨者」。古時候皇帝讓多少人殉葬，能有這些人給他服務嗎？當然讓他殉葬是可以，殉葬之後讓他去服務，達到他殉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，只是更增加他的罪業。他不定跑到什麼地方去當牛當馬，甚至於入地獄去了，別的這些人能夠替他分擔，那不可能。所以「命終棄捐，莫誰隨者」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。這種情況是貧富同然，都帶不走，你闊人多也帶不走，你窮人少，少也不是說你可以帶，也帶不走，同樣的。「憂苦萬端」，這種憂苦說不能盡，憂苦無盡，所以說是萬端。下面這一段，在極苦之中都是如此，不覺悟。

底下，從「世間人民」起，這又一段了。說世間的人，「父子」，當然也包括母子，「兄弟」，當然也包括姊妹，「夫婦、親屬」，這些親眷，應當互相恭敬、互相愛重，應當互相照顧、體貼、關心，同時還要恭敬，「無相憎嫉」，不要討厭，嫉是嫉妒。還有特殊的一點，有的人對於別人有什麼成功的事情他還不嫉妒，對於自己的親戚要是誰勝過了自己，他特別嫉妒。兄弟之中有時候也是

如此，誰要勝過了自己，他嫉妒，這就不對，佛告訴我們應當敬愛。所以夫婦之間也是應當一個敬字很重要，敬才能持之長久，不光是愛。不可以互相有所憎恨，不可以互相嫉妒，多互相幫助。「有無相通」，有的錢財，用的東西，有的有，有的沒有，怎麼辦？應該相通，有的人可以給沒有的人。「無得貪惜」，不要貪戀，捨不得，就是要幫助人。所以這個布施，我們要能夠讓人家得到利益。

「言色常和」，言語和臉色，俗話說臉色，看了很和氣。就是在親屬之間都應該如此，有無相通，互相幫助，言語容色都是很和藹。

「莫相違戾」，不要彼此牴觸，彼此鬧意見。戾是指凶狠，表示狠毒。

「或時心諍」，或時就是指某個時候，某個時候心裡頭生氣，彼此之間有所鬥爭，於是就「有所恚怒」，脾氣上來了，發怒了，這就表示不和。恚怒，發了脾氣，有所發作，有所發作至少是吵架。乃至於，這個事雖然是個小事，要知道這個事冤冤相報，它是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到了後世它愈演愈烈，互相的報復，就結成大怨。

「後世轉劇」，你在這一生之後，只是一個小的開始，爭吵、吵罵，傷害了對方，後來愈演愈烈，「至成大怨」。所以都是要受報的，而且這個報都是超過他應有的。本來要帳的，沒有一個不是要過了分的，所以這個事情不能了就在這。因為他是很狠毒，他絕不是說你曾經打過我三棍子，我就回你三棍子，我就要回了帳。他要打你三十棍子他才出氣，你這二十七棍子就是冤枉，不應該受的。因此你本來是欠帳的，你就變成債權人，你有二十七棍子的債權，你將來可以跟他要。當你要的時候，你就不是要二十七棍子，你給他三刀，於是乎你又變成欠帳的了。所以就是互相愈來愈厲害，愈來愈厲害。所以怨家宜解不宜結就是這個道理，結了之後就互相報償。有的人有神通，看見武則天和蕭淑妃，蕭淑妃因為她死得太慘了



，她就發了願，願我生生世世當貓，要把武則天撓住活著把她咬死。因此她就如了她的願，她就咬死了多少生的武則天變的一隻老鼠。但是咬多了之後，武則天她又變成債權人，她就咬她，咬她她變貓，她變老鼠，過一過她又反過來。所以這兩個人還在那老鼠跟貓變還沒完。這就是這個地方的意思，「後世轉劇，至成大怨」。

「世間之事，更相患害」，有些事情相更換的，要彼此互相成為患、成為害，患是禍患，害是毒害。「雖不臨時」，雖不是馬上就在眼前給你表現出來，可是因果是不虛的，決定所謂不爽。所以就連佛成佛之後還要示現馬麥、穿足之報。他因為什麼？因為很多阿修羅壽很長，他看到修行的人最後就不受報，他就說因果沒有了，所以佛就示現。所以琉璃王打釋種的時候（這也是報應），佛也頭疼了幾天，也受報，成了佛還要示現受報。當年釋迦牟尼佛在一個天旱，沒有東西吃，就有一個池子，池子水也都乾了，魚就死了，他們就吃這個魚。最後有條最大的魚，最大的魚是魚王，釋迦牟尼佛當年是個小孩，看這魚很大，他還沒吃魚，他就拿竹竿敲了這魚腦袋三下。結果這個魚，等到他們這些人又到印度，又聚集而居，成為釋種，貴族，這些魚牠們就變成琉璃國的人民，這條大魚變成國王，就領軍隊來殺。來殺的時候，大目犍連看見佛不救他這些本族的人就覺得很奇怪，怎麼佛不管？大目犍連不管，大目犍連神通第一，他把佛比較親的這些人一起擱在鉢裡頭，就托上三十三天。等戰爭過去之後，大目犍連把鉢拿下來看，裡頭全化成了血水。過不去，因果不虛，佛也頭疼三天，就是打了牠三竹竿，表示果報不虛。佛其實已經無所謂。所以了知罪性本來空，實在是罪性本來空。所以底下一則公案，百丈的，說大修行人不落因果，就當五百世的野狐。問到百丈，百丈說不昧因果，這個野狐身就解脫了。他不是墮落在因果，他不昧因果，因果還照常有因果。所以說法哪有

那麼容易？一字之差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有的人都想，以這個為什麼，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，責任非常大的問題，這不是一個好像可以遊戲的事情。因果這個事，而且結成大怨，雖不是馬上你就看得出來，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，這是決定如此。你對於這一切一切不要那麼愛戀去追求，「應急想破」，沒有一樣你能跟得上去的。

底下再說，「人在愛欲之中」。愛別離，親屬都相愛，都很好。這個欲，想得到什麼東西都是欲。你想得到這個、想得到那個，你愛這個、愛那個，可是你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」，生你也是自己一個人來的，你什麼也沒有帶來，也沒有誰陪著你來，生的時候是獨生獨來，死的時候是獨去獨死。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」，你受苦受樂都是你自己承當，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，你至親的兒女、夫妻，他憂心如焚，他也難過，不能因為他的難過而減少你的難過，不能替你，說他也饒上一分，說明沒有人能代替，是自己所作的，一樣也跑不了。「善惡變化，追逐所生」。善惡變化，這就有兩種解釋，一種是憬興的解釋，善變化就是指善趣的報應，惡變化就是指惡趣的報應，所以善惡變化就指的善惡兩種報應，這是一個解釋。再有《會疏》解釋，這個解釋是高麗人（朝鮮人），這都是唐朝的，憬興是唐朝人，他有著作在藏經裡頭，解釋《無量壽經》的。《會疏》就不這麼解釋，這個變化它是這麼說，「今世雖善果」，今生你是在享福，是善的果，可是你所做的事，所作的業都是壞事，因此你來世的報就要變了。今生你享福，可是你現在做了壞事，來世你要變成什麼？變成受罪。你現在雖是惡報，你在苦、在受罪，可是你情願做的都是善事，來生你要變為福報。它把這個變化這麼講。所以善惡變化，千變萬化，這都是文字問題，實質上沒有分別。總之都是如是因如是果，什麼因什麼果，確實千變萬化，造

因不同，果就不同。

這一切善惡，這些果報，「追逐所生」，你生的地方，你到哪裡，這一切跟你到哪裡，這些東西跟著你走。至於這些親屬，就是這些報應跟著你走，至於所去的道路，那是各個不同的。至親的人，甚至於說一個炸彈下來炸死的人，去處也都是不一樣的。有一樣的，因為什麼？因為大家性質差不多，工作差不多，也有，不能說絕對都不一樣，會一樣，但是更會不一樣。「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」，再相會就無期了，而且再相會你也不認識了，最苦的事情就是這個。一轉之間，誰跟誰都不認識，所謂「鍋蒸外婆肉，鼓打舅母皮」，就都變了，變了豬，變了牛，皮剝下來打鼓，肉在那燉著宴賓客，這些都是親屬，就再見也不相識，就是提醒我們，不要爭這些不急之務。這一切都是要回到上邊那句話，這給我們詳細的開演，我們怎麼是爭的不急之務。這些都沒用，你這一切都沒用，我愛這個，我愛那個，到了最後你自己走你的路，誰也不能替你。你愛他又愛不了，你不能盡一點力量。所以你要不往生，對於你的眷屬你能盡什麼力量？眷屬對你還能盡一點力量，還可以念念佛超薦你，你自己不知哪去了，你也不知道你的這些眷屬在哪，見到也不認識。所以只有往生才能，往生就是把一個大悲劇變成大喜劇。這不是死，這是生。這不是愛別離、永別離，而是一個大團圓的開始。有一個人往生了之後，就可以輾轉度脫，把所有這些親眷都度脫，都在極樂世界會見，大團圓，是真正的大團圓。世間的大團圓是一剎那，馬上就分開了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只有極樂世界才是真正大團圓的開始。道路不同，相會無期，世間人愚痴不知道。

所以佛就勸勉，「何不於強健時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」為什麼你們不在你們還強健的時候努力去修善，你們還等什麼？人生最難得的是暇滿之身，我們還都是暇滿之身。滿者是沒有殘缺，神

經、智力、體力都健全。沒有殘，不瞎、不聾，神經也不錯亂，總還有時間有閒暇可以修持，暇滿之身很難得。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淨土難信」，這一切難都已經通過了，所以說何不再趁這個強健時突破這一關？所以大家都要爭取，爭取什麼？爭取對於往生有把握。我們說，大家都是往生有希望，尤其臨終你要善根發動，很好用功，佛來接引，往生就很有希望。但是不敢說哪一位是已經有把握，你決定往生，恐怕這話就不好說。我自己也不敢說，但是我要爭取，要爭取到這一步，要爭取到有把握，這才是最急之務，不要去忙那些不急之務。最急之務就這件事，我要趁這個強健時。現在圓得師就不行了，他送到醫院去了，不能動，摔了一跤之後，躺了一個多月，長了褥瘡，而且這次病了之後不容易提起這個精神。大家必須要知道，你強健時你還不能念，你到了有病痛的時候，你就更不能念了，你那個心力也不夠了。不會說病都來了，自然而然我就會知道這個要緊，我去念，不盡然。還有病中這個念，確實是難念。

所以就是說趁強健時要增加自己的能力，能夠達到佛的願裡頭所說的這些條件。所謂至心信樂這四個字，第十八願，「至心信樂，十念必生」。至心信樂這四個字，你是至心，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心，你的信和樂到了登峰造極。我們敢說我們是至心了嗎？我們是有心，我們也是信，我們也是樂，但是不能自己給自己加個封號，說我是至心信樂，我就符合第十八願。你每個字都不能放過。至字怎麼講？孔子是「大成至聖先師」，聖人中登峰造極的聖人就稱為至聖。皇帝稱為至尊。你是至心信樂，所以哪能那麼草草說自己相信？所以我們現在就何不於強健時，去爭取有把握的往生！怎麼做？你去做做到至心信樂。所有一點點的疑都要給它破掉。現在上海帶業不能往生之說大盛，這都是一種邪說。我們就是要真正的相信

帶業往生，要沒有帶業往生就沒有淨土法門，淨土法門也不可貴了。正是因為如此，現在對於這個問題，國內、國外解決得不夠好。而且上海徐恆志他來信跟我說，這種邪說響應的人很多。總之現在大家對於正法很難起正信，對於這一類的邪說大家很容易感興趣，就是說下里巴人大家都喝彩，陽春白雪沒人理。所以我們要堅持，要堅持正法的住世，都要趁強健時努力修善，念佛是善中之王。我們「往生正因」，「讀誦大乘」這裡頭的第一句話，讀誦咱們《大乘無量壽經》是第一句話，是往生正因。去努力修善，「欲何待乎」，還等什麼？這話很深刻。

還有，年輕不修，等我退休，等我什麼什麼。他不知道《涅槃經》講，佛告訴迦葉，佛打了個譬喻，譬如甘蔗。甘蔗大家知道，造糖要壓，我在四川就看見壓甘蔗的，而且給你吃甘蔗汁，那個時候很高級的，囤著喝的。那個甘蔗壓出來汁去熬糖，或者喝了，那個滓子沒味，甜汁都壓出去了。佛說「壯年盛色，亦復如是」，壯年時候的盛色，這個體力，他說也是這樣子，像那個甘蔗一樣，也是很充足的。「既被老壓」，老了之後就等於壓了一下，等於甘蔗在機器上壓了一下，就成了滓子，成了滓子就「無三種味」，三種味它就沒有了。一個是「出家味」，老年就不能出家，老年出家只能當沙彌，按正規的，有些都是破格，正規是老年只能當沙彌。因為嚴格的戒老年人受不了，就是那麼做你做不了，所以不如名符其實只當沙彌。有很多老年人，你看香港的沈久成，那個編輯，他出家是沙彌，那個是比較合法的。第二是「讀誦味」，讀經、誦經腦力不夠，人老了之後十個有八個腦力下降。不但是佛法如此，就是科學他們都說，最好的時候是二、三十歲，這一段裡頭腦子發展是最利的時候。老了，首先記憶力不行了，還有點理解力，有的再老，連理解力也不行了，再讀書、看書，這個味就跟被壓過的那個甘

蔗一樣，還是甘蔗，但是沒味了。第三是「坐禪味」，坐禪你一坐總要在兩小時以後，你才能夠體會出坐禪的作用，你才能夠得到進步，老年人一坐兩個鐘頭也就是不可能。真正盤腿這麼坐著，不是咱們這麼坐，要端坐。所以大家你們要練習端坐是很重要的，要練習盤腿，這都是基本功。這基本功你不趁年輕的時候練好，老了你沒辦法，腿都硬了，更沒法盤了。老了之後才能放腿。所以說，你何不趁這個時候努力？這是《涅槃經》的話，你等到老了之後再來，當然時間是有，可是這三種味就沒有了。幸虧還有一個淨土法門，說來說去，大恩大德的阿彌陀佛，幸虧有他的淨土法門，不管你老少、賢愚，都收。所以大家及時努力，莫要蹉跎，佛還來勸我們欲何待乎，還等什麼？

下面又一段，「世人善惡自不能見」，世間的人看不到這個果報，因為這個果報是屬於三世的因果。所以有人就常常這麼說，為什麼不立即給他現報？有時候是不可能的，也就等於說是你排不進去，只有特殊的情況才能排得進去。你排不進去不能今生就給你受報，只有極特殊的、極嚴重的。所以那個張寶善，氣功師，他就是鬼道。他這個跟別人不說，他跟劉世為說點實話，他說他的後台就是個無頭鬼，他到陰間看見過生死簿。劉世為就問他，他說生死簿有能改變的嗎？他說有，但是極少，只有特殊的善、特殊的惡，才能把已經排定的程序可以改。但是一般沒有這麼大的力量，那也就是原來的不動。所以佛教講宿命不是宿命論，就是因為它都可以改，但不是特殊的因緣改不了。過去這一筆一筆的因果，因果下來，自然而形成一個宿命。因為它有的是雙方的，我要還帳，我要還給誰，那個債主他要來我才還給他；我要還帳，他不來，我還給誰？這個事就很複雜，所以說都要排。說這因果，因緣種種要排在一起，我們以後就會怎麼樣，什麼許許多多的，確實是有。所以說為什

麼可以算命。但不是絕對的，不是宿命論，承認宿命，就這個道理。他自己是不能見，它是三世因果。剛才我說，還有很多的阿修羅，壽命很長，他都記得誰做過什麼事，將來他受不受報。自己看是看不見，他這個都看得見。因為你看不見受報，你就不信因果。所以目前的人就是不信因果，誰信做好事得好報，做壞事得壞報？我不拿白不拿，還有什麼問題。貪污，這筆錢我不拿白不拿，他這個思想在這，他不相信以後要有果報。所以「吉凶禍福」，吉的事，凶的事，禍的事，福的事，都努力去做，拼命去做，「競各作之」。

「身愚神暗，轉受餘教」。身愚，你身老造惡，所以說身愚，這是身作的。心不信正道，所以說神暗。說這種人，心在作惡，身在作惡，心沒有正信，所以說他是神暗。「轉受餘教」，他不信佛教，他跑去什麼？跑去信邪教去了，信外道的邪說。所以現在真正說起來，眾生裡頭能信正教的很少，能信邪說的人確實是多。那個張香玉，有幾萬人信她，萬人空巷，現在逮捕了。其實她這個非常落後，非常無知，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應該信。但是現在看，恐怕很有常識的人也都要信，那就是屬於這一類，願意信邪教的。他因為身愚神暗，他就是愚痴，痴毒，不能正信因果、聽受經法，反而對於外道邪說他很容易相信、很容易接受。這些人都花了很多錢，聽她說一次或者加持一下要繳幾十塊。現在在北京二百八十多個病床，都是經她醫治而生病的。所以就是說對於正法不能生信，轉受餘教。因為現在有很多說是信佛，實際上是糊裡糊塗的。

以前來了一個大同煤礦的教師，先教數學，後教語文，最後教政治經濟學，教了多少年，現在好像她還有點地位，打著佛教協會的印子到處跑，一個女同志。她跟我談談，見過上海的鄭頌英，鄭頌英把我的《大經解》送給她，她說看了很有好處，怎麼怎麼樣。

她說她念佛的情況，這點還不錯，她說她不用嘴裡念，也不用心裡念，她自己用耳朵聽，還能聽到這一句。所以各個人都不一樣。但是她還要搞道教，她說我這小周天、大周天是不是都不要？我說用不著管這些事。她說有人可又這麼說，說妳又信了佛教，妳把道教的加上不就更快嗎？這種思想很可憐。她覺得對於佛教的東西我也來了，道教的東西我也來了，我這不是好處都吸收在一塊，我不是更快嗎？勸她的人就這個理由，她也就接受了。我說這樣的話，妳連佛教徒都不是，妳連三皈依都沒有。所以大家就是轉受餘教，要相信別的教去了。所以堅持正信很難。

常來的那個巴建明，他原本信耶穌教，前不久曾經有兩天又念咒了，他現在很高興，他說這我可以見黃老了。因為我跟他說，你去鬥爭，什麼時候勝利你來看我，你不勝利你不要來了。第三天又不念了，就是善根、業力都在那鬥。所以每個人都要知道，要趁現在我們善根佔上風的時候，用釋迦牟尼佛這個話，因為我們的具體情況，這種情形我還可以補充，就趁著我們現在善根佔上風的時候趕緊用功，切防業力發動，最怕業力發動。所以巴建明這就是好好的，他要跟那個楊鬧意見，為不值得的事，鬧意見就不來了，信耶穌教去了。這個你說是怪楊，不如說是他自己的業力發動。要謹防業力發動，業力發動就是天主什麼，就不來了，就談這一些。所以要謹防謹防！轉受餘教，也就是最可怕的事。所以這一切障礙之中，最可怕是中斷障。把你殺了，只是斷你的壽命；你要是不信，你修持中斷，這是斷你慧命。所以中斷魔、中斷障是最厲害的。轉受餘教，這個就是顛倒見，你佛教不信，跑去信邪教，這不就顛倒了嗎？而這種顛倒見相續不絕，這個顛倒見就更能產生出無窮的顛倒，於是乎就永溺於生死苦海之中。這個根本是什麼？就正因為愚痴，身愚神暗。所以生死是以痴為本，就是無明為本。這是什麼？「



顛倒相續，無常根本」。所以無明是根本，愚痴是根本，這種身愚神暗，信餘教就顛倒，這就是在無常生死中，以此為根本。

再底下一段是「蒙冥抵突」。蒙是有眼睛珠而不能見，叫做蒙。冥是表示暗昧，表示無知。蒙跟冥加在一起，蒙冥就是眼睛瞎，用來做譬喻，整個兩個字攔在一塊也就表示暗昧無知。抵是牴觸，以前講過，突是衝突。義寂解釋這幾句就說，蒙冥抵突是什麼意思？就說是「無所了知」，這個人很無知，碰見事他就違犯，他都不同意。如小兒在夜裡頭看不清道路胡跑，「狂犬妄走」，瘋狗不知道方向，「無所不作」，沒有什麼事不做的，這個就更低了，這就是蒙冥抵突。愚昧，他不明白經中的意思，跟他講也不懂，而且他還牴觸，聽了就衝突，他還要批評，對於經法不能信受。「心無遠慮」，心裡頭沒有遠慮，考慮不到來生這些事情。「各欲快意」，就求眼前痛快，有酒當醉就醉，各欲快意。而且心裡頭瞋心很重，很容易生氣，「迷於瞋恚」。沒有遠慮，各欲快意，就是想自己痛快，在這個瞋恨心之中使自己迷了。「貪於財色」，一個是瞋，一個是財色，貪。所以貪瞋痴這三個是三毒。貪財好色，所喜歡的只是這個事。不信經法，沒有遠慮，瞋恨，貪財好色，「終不休止」，沒有停止的時候。這種人，「哀哉可傷」，悲哀，可傷，這佛感嘆。

「先人不善」，這些人怎麼回事？就是由於他的祖先就不好、就不善，不懂得道德，沒有人跟他講，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，所以也怪不得他。所以現在抓的那些壞人，把父母拿去陪鬥，父母是有負責。可是「死生之趣，善惡之道，都不之信」，要是都不信的話，並且說根本就沒有。很多人都是這樣，因為沒人跟他說，他也不相信，佛的話他也不聽，聽的時候他也不同意，他牴觸，他就認為這一切都沒有。你說都沒有，可是你自己會看得見，只要你好

好看一看，「更相瞻視」，你只要好好注意看一看，你自己會看見。或者父親在哭兒子，或者兒子在哭父親，「兄弟夫婦，更相哭泣」，這個哭那個，那個哭這個。

「一生一死，迭相顧戀」，一個死，一個活，互相這個時候思慮、留戀。存在者就傷親人之永別，我這存在，可是我的親人和我永別，我很悲傷。死的呢？死的就要悲自身之長逝，我這個自身在世間就不存在，我要走了，我不知跑到哪去，再也不能同大家相會。所以這愛別離苦，生離死別，互戀難捨，如刃刺心，就如同刀子紮在心裡頭一樣，這個必定你看得見。所以不信，不信你也不能免，你也看得見，一生一死，迭相顧戀。昔日的這些恩愛，現在都成了憂苦，愛要別離了。這兩個事情，愛也罷，苦也罷，束縛你的身心，如同繩子打了個結，讓你出不來。「憂愛結縛」，就是這樣子，憂和愛捆起來了，「無有解時」，沒有解脫的時候，眾生就是如此。這個結，《大乘義章》說，「煩惱闇惑，結縛行人」，能夠把行人捆住，就叫做結；「又能縛心」，把心也捆住了，所以也叫做結；「亦能結集一切生死故。」所以這個結字就是兩方面的含義，一個就像打上結，栓上扣，你跑不開了，這個叫做結；一個它能結集生死，它把多少生死都給你集起來了，有兩方面的含義。所以憂愛結縛，結集這些生死怎麼結的？就是由憂和愛，這麼結縛起來的，沒有解脫的時候。

要知道「思想恩好」，彼此相思，思就是互相想念，彼此有恩，彼此感情很好，「不離情欲」。所以西方的哲學讚頌愛情，東方不如此，愛情沒有什麼神聖，是不離情欲。情還高超一點，欲就跟動物是一樣的，動物都有欲，獸欲，欲，比動物不高多少，談不到什麼神聖。一個人為什麼不愛一個歲數很大的賢者，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，必須看上一個年紀相當的美貌的男子或者女子？這就是

欲。沒有什麼理智，也沒有什麼尊重。與其說是愛對方，還不如就是說他要滿足他自己本身的要求，就從這，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，沒有什麼高超。所以這一種是不離開情和欲，再上一點就是情。比如有一方都殘廢了，他還跟他很好，這就高了，這裡頭就不是欲，而且有情。但是要知道，情這個事情，在修道人的裡頭，情這個事情也是墮落之因。一個是情，一個是想，咱們人是情和想各佔一半。所以「純想即飛，純情即墮」。如果是這種情念就墮落；純想，這個想就是理想的想那個想字，離開了情。所以我們說超情離見，要超出這個情。「思想恩好，不離情欲」，好一點是情，其餘是欲，總之不離開情欲。就是情，也是墮落之根，純情就墮落。人就是一樣一半，在中間。純想即飛，你可以生天；或者你善根厚，可以生西方極樂世界；再高的話，你可以當下成就，你飛在佛的心中。這個飛大家也不要體會成真是一個鳥那麼飛，這個飛就表示快速就是了，超越空間。所以純想即飛，這不是墮落。墮落也不要體會就是掉下去了，不是說地獄都在地心，你要墮落再深的時候，從美國那邊出來了，大家都不要這麼執著。地獄哪都有，經上說海邊上、樹林子裡頭，什麼地方都有地獄，空中都可以有。所以都是由於恩好，都是由於情和欲。

於是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」，對於這個都看不出，都是對於道迷惑。所以這個道字是個很深的字，鬼神重德不重道，鬼神不是不重道，他不懂得什麼是道。德大家都能够懂，都尊重，百神都呵護，對於道這個事他不能懂。像牛頭沒有見四祖以前，百鳥銜花、猿猴獻果，尊重他，等他開悟以後就沒有這個事，大家不了解，鬼神不能測，不了解。因此像這種還在情欲之中的人，他怎麼能够悟道？他對於道是迷惑。所以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」，能够懂得道的是非常少。「各懷殺毒，惡氣冥冥」，每個人的心裡頭都有殺業

這個毒。這個就說到瞋心，瞋恨之心，所以古人說，「一點瞋心火，能燒功德林」。瞋心是地獄報，貪瞋痴，痴是畜生報，瞋心是地獄報，因為瞋心一來，他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。世人能夠醒悟的很少，能夠懂得這些因果、懂得這些的很少，更談不上悟道，對於正道他是迷惑的。所以心中就是一種殺毒。這個殺毒好像我們沒有感受到，怎麼說世間上的人都有殺毒？這個世間上吃葷怎麼沒有殺毒？這一天殺多少，過年過節，一個年一個節殺多少，他為什麼不覺得慘？反而講吃，讚歎吃活的，讚歎把魚吃完了魚眼珠子還在動，讚歎南方人吃那個燴蝦，蝦子在桌子上亂蹦，撿了就往嘴裡頭吃，這不都是殺毒嗎？有的人以為是，耶穌教說這是上帝造給我們吃的，所以耶穌教它的致命傷也就在這。他要你慈悲什麼都好，他要造出這些東西很美味，而且牠並不痛苦，那我要給上帝磕頭，我也就不吃素了；牠真疼，那你就不公平了。如果造成這樣，還要給人家吃，還要這麼痛苦，牠的味道這麼好，有人也喜歡吃，而且死要這麼慘，螃蟹在蒸鍋裡頭爬，活活的蒸死。所以這一切，我們這個毒，娑婆世界五濁惡世這個毒，大家說我從來沒有殺過人，但是仔細要想想這個殺業，就是這個口福之禍是很嚴重的。到處去宣傳讚揚，什麼都吃，活的東西，而且愈吃愈多，這都是殺。現在又是種種的恐怖主義，以殺為能事，得意。因此就「為妄興事」，所做的事都是錯事，所追求的都是妄，他喜歡殺業，他貪心，種種一切都是這樣。「為妄興事，違逆天地」。嘉祥大師說，「上不順天心，下違閻羅王之意」，這麼殺生，這種種種種的。

而且是任意作惡，所謂恣意。「違逆天地，恣意作惡」，這個罪就到了極點，惡貫滿盈。若人惡貫滿盈的時候怎麼樣？就「頓奪其壽」，這就立即報應了。本來是按他的宿命，這要改生死簿了，頓奪其壽就是不等他的壽完了，頓然就把他的壽命給斬斷了，截住

。所以《嘉祥》說「頓奪」什麼意思？「滅壽」，把他的壽給滅了，「奪算」，天算有多少數，說他是七十，就奪過來，沒有了。這的意思就是說，世間人因為愚痴就發生了瞋心，相殺相害，心懷毒惡，所做的都是妄事，沒有真事、正事。這麼樣子，到了造罪，尤其是過去生中又有罪惡，這種業力引起種種的惡緣都湊起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這些都湊在一起的。所以因緣願力能生善根，壞的方面也是如此，壞的因緣、壞的業力也能出生罪根。這樣的話，他這一切壞的東西都出來之後，他就恣意作惡，忘形的、任性的做壞事。等到惡貫滿盈，等惡滿了，這個果報就顯著了，就頓然奪他壽命，墮落三惡道。墮落之後，你所受的果報就沒有哪一天可以出來。最嚴重的是無間地獄，就是說有一天大爆炸，咱們這個宇宙大爆炸了，地獄一點也沒有了，一般的地獄就釋放了，可是無間地獄不行，這種人還得換到沒有爆炸的世界去入獄。因此要入到這種地獄，他就沒有出期，所以叫「無有出期」。

「若曹」，就說你們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說大家，「當熟思計」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要「遠離眾惡」，不要覺得這無所謂，這一切惡都要遠離。「擇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」，要挑我們人生之中哪些是善，要勤而行之。所以我們一切助人都是善，而善中之王是念佛、是弘法，要挑這些去勤行。要知道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」，自己所愛的，所享的這些榮華富貴，今天這些安樂享受是不能夠常保持住的。「皆當別離」，都會和你分手的，都是假的。「無可樂者」，這就是佛的大智慧的話，就你現在認為可樂的東西也沒有可樂的，實際上真是如此。我常說，就是看著很好看，不過是一個肥皂泡，看著五光十色，實際馬上就破了，而且我是從小我就有這樣的感覺。所以一般人常常有這種感覺，知道席散人空，一個盛會，等到席散人空的時候就覺得有些悲哀，剛才盛會不在了。可是我從小就

有這個感覺，就說正當這個盛會，正在興高采烈之時，我這種悲哀的心情已經出來了，這就是無可樂者。有的時候還覺得，看見我自己也參在裡頭，我覺得真的無可樂。但是看見別人，我覺得這些人都很苦，他在那狂歡，我覺得他很苦，實際就是這樣一種感覺，無可樂者。尤其是現在你看到有一些這種音樂、這種舞，表現狂歡，實際也可以說是一種掙扎、一種嘶叫，很苦。實際說真實的，在娑婆世界沒有什麼是真實可樂之處。

「當勤精進」，這就勸導正念，你們應當要勤奮，勤奮去做什麼？要勤奮去精進。你們已經信了，因為當時在座的兩萬人，一萬二千是比丘，七千是男居士，就一萬九了，五百比丘尼、五百女居士，二萬人。還有天人、阿修羅種種種種，那就不知道多少數，地球上的人是二萬，還有諸大菩薩，就算汝等，這個汝等最主要是指，當然廣泛的都有，這裡頭最當機的還是以阿難為首的地球的這些人。說好好思計，「遠離眾惡，擇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」，這一切都不可常保，皆是無可樂者，要勤精進。你們已經做了和尚，做了比丘尼，男居士、女居士，今天又聽佛說了極樂世界，底下還有「禮佛現光」，極樂世界現前，所以在這一會的人都大有因緣，都要精進（這個進步是在正法上進步，不是得了點什麼），要生到安樂國。

所以佛就正式在勸所有在法會上聽法的人，實際上也在勸我們。我們今天讀這個經，我們讀到這個話，我們也等於聽到釋迦牟尼佛在告訴我們，你們應當生到安樂國。實際現在這真是懂得了，以前我一開始就能懂得念佛是無住生心，最妙是在這。《金剛經》最妙是無住生心，但是凡夫要達到無住生心那就是靠念佛。不過當時也想可能念咒更好一些，因為念佛號還有一個佛字，裡頭還有一個見，咒就離開一切，咒裡頭一切你沒有可思想的，可能更好一些。

那時候我二十幾歲，第一遍看《金剛經》，只承認它這個好處，而對整個世界黃金為地種種殊勝這些，就覺得這是說給普通人聽的（實際也是如此），但是現在才知道說這一切依正都是自心。所以夏老師在《淨修捷要》裡頭說，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，拿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來顯明我的自心。我的自心到底是什麼樣，也不能拿鏡子看看，講了極樂世界的依報是什麼情形，正報是什麼情形，這就是你的心。然後再來就知道生安樂國的重要！修什麼什麼法你不能不受後有，與其受其他的後有，就不如受極樂世界這個後有。所以不管什麼人，你要想真正超脫，只此一法。我們要去弘揚、去勸，就唯此一路，唯此一門。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」，這就是個涅槃門。

「生安樂國」，生到安樂國之後怎麼樣？「智慧明達」。所以最要緊的在這，不是叫你去享受，你自然而然智慧就會明達，這個是最要緊的事情。現在這個世界上多少人修行，他也生信心，也能很做功德，就是智慧增長很難。能夠生正信，能夠很勤苦，能夠很用功，以至於能夠守戒，各種方面還都有人，可是真正能夠生出智慧甚為稀有，而且智慧明達。明者就是明心見性那個明，達者就是識心達本那個達。智慧能夠明達，最後也都是像極樂的大士，一旦開達，豁然貫通，自然中自然相，如光精明俱出，善好無能比。智慧到那一步之前，要不斷的智慧可以明達，一步一步的明達。「功德殊勝」，在極樂世界所得到的功德是十分殊勝，所以勸大家要去往生。

「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人後也。」這又說一個心，這個告誡，我們要重視，不要隨著你的心。這幾段的勸都很重要。「若曹」這起，當行善之，當生極樂世界。「勿得」，這是正要說的，還有個不能做的，「勿得隨心所欲」。現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在這

，這一點還有很多人修了很久對於這個還是沒有認識，一種隨心所欲就是我心裡想什麼就要幹什麼，這叫隨心所欲。當然這個大家一般知道，這個不行，這個不好，很多你想做的事是壞事，那要克制，不能做，這個大家還能明白。但是還有許多是細一些的隨心所欲，就是你所做的都是按你心裡所能想到的去安排，你考慮之後認為這是可行的，這個也就成了你的所欲，你去做，不符合這個的你不做，這是一般人的情形。這個情形正是佛說阿難的，阿難已經證了初果，碰見了摩登伽，幾乎他就要大墮落，大翻車。他能記得住十二部佛說的經論，都可以背，自己也得了五神通，證了初果，也斷了見惑，怎麼出這樣大婁子？佛就給他開示，就是你不明白兩種根本，一種是生死根本，就是你認為這個心是你，這個是生死根本，它不是你，它是你的敵人。現在大家還不免在這個問題上敵我不分，不是全不知道，但是有的時候還是敵我不分。一個是生死根本，就是你自己以為是你心的這個，一個是涅槃根本，現在你不認識，你也不知道，那個不顯現，有兩個根本。那個不顯現的才真代表你，現在你認為是你的不是你，這是敵人，敵人派來的特務，可是你上當了。

《四十二章經》是最早，漢朝翻譯的經，它是選了一些最重要的，裡頭就說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，你要慎重，不要相信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不可信。所以時常都要從佛的經裡頭吸取一些東西，來打倒你那顆心；不是給它抹粉塗胭脂，把它裝扮起來，這是一個已經修道精進的你就上當了。所以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《涅槃經》說，「常為心師，不為師心。」你應當常常做你心的老師，不去做師心。不是罵人師心自用嗎？這句話意思怎麼講？師心自用，你就把你的心當老師，你自己用。現在一般人說，你這個人不肯接受別人意見，沒有體會到我們這個高度。所以也要聽別人



意見，你就想你自己，這個決定要不得的。「寧作心師」，你要做你心的老師，你教訓你的心、管你的心去；「莫師於心」，不要把你心中所決定的，就按著它那個發號施令，當作你自己。所以師心自用是行人的大錯，因為咱們現在是妄心，這個妄心就正是《楞嚴經》佛說阿難的，這個是生死根本。你去把這個妄心當老師，你不是認賊作子，把敵人派來的特務，你讓他當總司令嗎？是「煮沙作飯」，這《楞嚴經》的話，這樣的修持，你煮沙子要去做飯。何況你還隨著它，任這個性，還妄作為非，胡作非為。所以「勿得隨心所欲」。你看，這一段好幾處都指出這個心字，同時都是指的妄心，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知道這個妄心。所以有的時候自己有所見，有些什麼什麼，都是對於這個妄心沒有認識。所以這一點能夠真正認識，能夠和妄心劃清界線，分得出關係，修持上大大的進了一步。要是隨著妄心所，「虧負經戒」，你就虧待了經，你就不會好好的去守戒，辜負了戒，「在人後也」，在同修這麼多人之中你就落後了。這是佛的勸告。

這幾段都很好，我們就在最近這二、三週內，把這個大內容把它討論完，這是濁世惡苦。今天就到這。